

毛人凤全传

MAORENFENG

[1898—1956]

名人传奇故事

池昕鸿◎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毛人凤全传

MAORENFENG

最详尽、最完整解密毛人凤沉浮

[1898—1956]



名人传记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奇故事/池昕鸿 编著.——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3.11(2008.4重印)

ISBN 978-7-80698-100-9

I.名… II.池… III.名人—生平事迹 IV.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6398号

名人传奇故事

毛人凤全传

主 编:池昕鸿

责任编辑:张光朝

责任校对:李秋根

版式设计:李 宏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363号, <http://www.ybcbs.com>)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300

字 数:4600千字

印 次:2003年11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698-100-9

定 价:580.00元

前 言

在面对二十一世纪飞速开展的同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潮流更见风起云涌,政治问题是中国人较感兴趣的话题,而历史人物则是左右政治的重心所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历史进入民国时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38年。主要分两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民国山川,英雄竞逐。人物品藻,任诞风流。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他们扮演着自己特殊的角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国的历史。那些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演绎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全新的看法。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以及他们的奇闻轶事贯穿始终,从一个崭新的历史角度勾勒出了民国时期各种人物的众生百态。既而,使读者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认识和发觉那个动荡的年代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能从微观角度去分析风云变幻的社会本质。本书分别详细的介绍了袁世凯、阎锡山、张作霖、毛人凤、黄金荣、孙中山、蒋介石等等一系列民国历史人物,再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于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混乱中闪亮登场。无论在历史角度或者人物刻画方面,本书都做到了言辞鲜明,语意深远,从而引导人们去了解 and 认识一个逝去不久的风云年代。

目 录

第一章 人小鬼大,勤于工作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	2
学礼进学堂	4
人小鬼大的“磕头虫”	6
人财两得	8
能忍就忍	10
一呼百应的书记员	13
善馀变成人凤	15
戴走毛心空	17
犹豫不敢走险	19
等待中的小教员	21
军事训练中倒下	23
努力的秘书科长	25

第二章 官越做越大,事越来越多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28
警校里熬资格	32
官州股长	35
是块儿特务料	38

主动担出调西北	42
权大事情多	47
西安事变,校长被扣	61
营救蒋介石	68

第三章 傍住靠山,明争暗斗

结识向影心	76
初识蒋介石	90
挫败“放牛计划”	99
诱捕杨虎城将军	116
二“统”相争	122
顺利中的风波	129
戴笠被扣	154
为毛人凤求官	161
混乱中大显神通	167
“中美合作”的好处	172
豪华“舞会”	179
敌伪反间计	189
大肆猎艳	193

第四章 巨魔倒下,充当继承人

特工王变残尸	204
施计吓唐纵	228
黑暗保密局	241
做手脚,推倒郑介民	247
毛人凤上任局长	265
趁得志的时候荒淫	271

马汉三之死	285
-------------	-----

第五章 血雨腥风,钉人机器

施计暗杀李宗仁	302
挣扎中的血雨腥风	309
尽快铲除何思源	318
内部出现了叛徒	325
恶魔大屠杀	331
骇人听闻的烹煮小孩	346
下令杀卢汉	361
害死杨虎城	378
末日前夕的破坏	400

第六章 末日的挣扎,病死孤岛

孤单的节日	426
最后的挣扎	429
刺杀中共领导人	434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444
宋美亲蒋,蒋与分将	447
随波逐流	451
毛郑的“摊子”	455
“大陆工作公主”的“亮点”	457
“岛内工作”的“亮点心”	462
病死孤岛	471

第一章

人小鬼大，勤于工作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

钱塘江是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全长400公里，滋润着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入海口远眺，江水清澄，与天一色，浩浩森森，蔚为壮观。殊不知景象宏大，源于涓滴：溯流而上，来到皖赣交界的怀玉山脉，那一股股顺着坡势潺潺流下的小溪毫不起眼，五岁的孩童光着脚板就能蹚过。

然而，再往东绵延数百里，经过沿途不断地接纳由黄山上淌下来的横江、富资之水，穿过翠绿的丛山峡谷，于浙西汇聚而成大泊，气象不凡。五代时，吴越在此置江山县治，这个钱塘江上游的第一大泊，就有了个响亮的名字——江山港。

江山港因依附于江山县成名，江山县则得缘于江郎山，江郎山高800多米，原名金纯山，当地人也有叫它三升石的。相传古代时，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山访仙，得道后“臭皮囊”化为巨石。

自此，三座拔地如笋，直插云天的石峰便成了远近闻名的胜景。南宋时，词人辛弃疾途经此地，目睹奇观，不胜惊羨，兴笔作诗云：“三峰一人青如削，卓立千寻不可攀。正直相扶无倚傍，撑持天地与人看”。词人借咏大自然的神工鬼斧，表达了充溢于胸际的刚正之气。

如果说胜景激壮志是一种胸臆造化的话，那么地灵育人杰则是一段墨写的历史。江郎山之灵，够得上“青山耸翠，秀水长流”这八个字；江山人之杰，也够得上“精英荟萃，人才辈出”这八个字。

先说文才，有北宋词坛名家毛恺、毛滂，有南宋文字学宗师毛晃、毛居正，明代刑名学家毛恺，以及民国著名女教育家毛彦文、国学大师毛子水等等。再说武才，有北宋时立功边陲的毛渐，战过方腊的毛桌。南宋时，有抗击元兵的毛附凤，及至清代，还出了个远征黔川出名的毛秉刚。

说来也蹊跷，江山县秉承的本是江氏兄弟的仙缘，但真正得着灵气的倒是毛姓一族。且不说毛氏列祖列宗朱紫连缀的庇荫福祐，只看那瓜瓞绵绵的后嗣兴旺，走遍江山县境，也难找得出能与之匹敌的。

有人掐指数了一数，弹丸大的地方，前前后后排列着供子孙合祭祖先的毛氏宗祠就有数十处之多，总堂号都叫“西河”，意思是源出一脉。

旧中国，宗法原则倍受推崇，由其出发，平生遇事，大多可以随俗，唯独待祖宗必须尽心尽力。这种行为定势落在江山，大凡毛姓一族，哪怕穷得丁当乱响，只要不辱没祖宗，未必会遭人白眼。其间，最得体的选择就是送一个孩子上学，将来金榜题名，弄个墨绶金印的威风，从此便可昂首做人了。

或许是聆听苦发愤、贱而贵，穷出山、富还乡的遗训大多，江山毛家门里当父母的，似乎都把读书求进取的传统当成了一种耀祖光宗的责任。于是，一方山水育一方人，穷人家的孩子大多有了当读书郎的福分。

学礼进学堂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毛人凤出生在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一户种田人家。照谱系规定，父亲给他取名“善馥”。毛善馥有4个哥哥，老大善安，老二善庆，老三善国，老四善富，这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即毛万里。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穷人家忙完了生计图发展，毛善馥呱呱坠地不久，他们家正值这个转变的当口。四个哥哥大多从张嘴吃饭的娃娃，长成了能帮父亲料理农活的



的劳力，家里佃耕的土地面积也就不断地扩大，到了老六善高出生时，粮囤里有了十几担积谷。不久，毛家父母开始考虑耀祖光宗的责任，决计把6岁的善馥送进学堂。

“老五身胚小，人又瘦，看样子不是干力气活的命。”

当父亲的先向老大、老二作解释，他明白这两个儿子的心思，一味指望着卖掉积谷好娶娘子。

可谁叫江山毛氏宗族的传统有别于它处，有时候对读书进取的渴望要压了香火急切的一头呢？“你们的事，等两年再说吧。”父亲说完，闭上眼睛，捧着烟杆，嗞嗞地嘬着，摆出了一副不容分说的样子。老大、老二蔫了，嘟着嘴走出了堂屋。接着，父亲又把老三、老四叫来，半哄半压他说：“阿爸请算命先生看过了，你们兄弟六个，老五的八字最好，所以阿爸先供

他读书。

等他发迹后，再叫他帮衬你们。”老三、老四年龄尚小，父亲发活不敢犟嘴，心里却把老五的福分羡慕到了极处。

就这样，毛善馥换上母亲给他缝好的小蓝衫，挎上书篮，颠颠地跟在父亲身后去拜先生了，一路上父亲的言语不多，说来说去就是穷人家读书不易，不好好用功对不起祖宗之类的话。小善馥一下子理解不了太多，却知道哥哥弟弟让了自己，难得的事一定要倍加珍惜才是。

毛善馥启蒙的学堂是吴村乡的一家乡塾，三间东倒西歪的土砖屋子，其中的两间用作先生和师母的卧室和灶房，剩下的一间当教室，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学生挤在里面，他们大半姓毛，先生也姓毛，按辈份算，应是毛善馥的叔祖父。因此，毛善馥的进学礼节要复杂一些，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一跪三叩首礼，接下来向叔祖父行族礼、拜师礼，最后还要去先生房里向师娘行侄孙谒叔祖母礼。难为他一个6岁的村童，貌似木讷，却用心着哩，早把这等礼节熟记于胸，临场使来，毫无差池，喜得先生连连称善，逢人就夸善馥是个“知书达礼的种子”，还要两个不喜安分的大同学多学学善馥的样子，挤兑得捣蛋鬼们当面装着恭敬，背过脸去却挤眉弄眼地嘲讽善馥，并送他一个绰号叫：“磕头虫”。

毛善馥听到“磕头虫”的绰号，知道同学们骂他是马屁精、臭奴才，心里好生难过。但囿于家境的贫困，父母厚重的寄托，以及天生孱弱的躯体，他从小就认准了一个“忍”字。因为他没有明争的资本，也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唯一的法宝就是默默地忍耐等待，以求在韧性与退守的维护下，把伤害减到最小，尽可能多地获取。如果说得幸入学是这一性格初尝胜果的起端，那么涉世的磨练却是从当“磕头虫”开始的。

人小鬼大的“磕头虫”

一般乡塾的启蒙课本大多是《三字经》之类；先生用以教授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死记硬背是起码的。每天开课，学生们捧着线装的小册子，每半页六行，每行六字，先生领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字音差不多念准了，就摇头晃脑地往下背诵。

跟毛善馥差不多同年出生、同时入学的周启祥（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人，与毛人凤算是小同乡中的小同乡），脑瓜子好使，一天两个半页，能记十二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三字经》背得烂熟。毛善馥相对钝拙一些，一天只能记三行，同样博得了先生的喜欢。原因是功夫在书外，他比周启祥更懂得如何遂先生的心意，尤其是取悦于先生也惧怕三分的师母。平时，先生常被乡里举办婚丧事务的人家请去帮忙，写应酬文字。临出门时，他照例把作业布置下来，指定该念的诗文，随后再暗中托付师母代为监督。师母要管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所谓监督，大不了就是走到教室外朝里探探头，看看哪个怠情，哪个勤勉。每次观察，总发现十几个小猢猻中，惟独毛善馥屁股坐得最牢，埋头在那里用功。他偶尔抬头发现师母站在窗外或门口，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礼，还问“阿娘”有啥事要吩咐的，有啥要帮忙的，话音不响，听得师母心里甜滋滋的。先生一回家，问起学生的情况，师母少不了要对善馥多夸几句，虽说考较课文时，善馥不如周启祥等背得快，但记住的，决无差错。先生本来就赞赏恭敬敦厚、沉稳勤勉的品性，再加上师母美誉的余音犹响，反过来说这才是“大器晚成”，恼得满心想露一手的周启祥感叹不迭。

再往后，碰到先生师母一块儿出门，“学监”的担子，索性交给了善馥来挑。这时，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

发泄，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馥。面对种种羞辱，小善馥口里不说，心里明白，这叫得之东隅，失之桑榆，自己受先生恩宠，无形中又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然而，好一个善馥，别看他年纪小，琢磨事已懂得了审时度势。他自知家境贫寒，天分不足，无力与人较劲，便狠捏了一个“忍”字诀，以求退守保周全，硬把溢在眼眶里转悠的泪水压了回去。傍晚，先生师母回来，问起情况，小善馥谁的恶状也不告，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说了公道话，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这时，小善馥又出头替大家遮盖，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先生是闯过世界的人，以为孩子的用心“仁厚”，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这样一来，捣蛋鬼们和小善馥相继成了好朋友，“磕头虫”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当着先生的面说善馥人小鬼大，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其买“世故”得紧。先生爱其所爱，自然忙着袒护，笑咪咪他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论读书，善馥比起启样他们欠点颖悟，但论处世做事，我看他出息大着哩！”

人财两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天，正当毛善馥把“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说是：“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搏个出身的毛家父母，一下子傻了眼，失望之际，硬把毛善馥从学堂里带回家来。道理很简单：读书没了进取，再花那银子干啥？这时，老大、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家里短了劳力，活脱脱的一个儿子，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父亲的主意定了，善馥不敢执拗，离学堂时，倒是先生不忍弃舍，千叮咛，万嘱托，要小善馥好自为之，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

其实，没有先生的关照，毛善馥也会好自为之，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学了诗文长了心，十岁的村童，眼界瞄上了高台阶。眼下，无奈归农，造化随缘，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为此，小善馥狠下了决心，白天农活再累，晚上仍是自学不辍；没有先生点拨，就把习过的《大学》、《中庸》反复嚼上几遍，读得烂熟于胸。与此同时，足以自矜的，就是习字，几年用功下来，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同族中不少进过县学的老廪生看了都夸赞不已。

旧时里衡量读书人，一手字是门面，字写得好，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

更何况乡下人，见着廪生们夸赞，也跟着叫好，一传十，十传百，毛善馥便得了“神童”的美誉，不知不觉地竟引出了一门“倒贴”的亲事。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姓姜名春梅，论品貌都不错，只是比善馥早生了两年。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见了毛善馥的一手好字，认定这娃儿大器，便托人传话，说是只要放过定礼，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

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

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毛家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会拒绝呢？于是，一应程序快马加鞭，不过月余，年方 13 岁的毛善余由父母作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事。举行仪式的那天，老六善高一边喝着糖茶，一边琢磨着，倏地恍然大悟，原来读过书的娃儿讨娘子容易，回过头来对着父亲直嚷：“我也要上学堂！”

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

能忍就忍

宣统三年（1911年）初秋，在老丈人的资助下，毛善馥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朝廷大臣们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的。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相比当年的乡塾，自然是桌子量凳子，高了一截。

毛善馥初辞稼穡，又闻墨香，重新琢磨断弦再续的从学生涯，不争不抢，否极泰来，又一次尝到了忍耐等待、随缘而成的好处。再说新地陌路，无依无靠，他更把沉稳自抑，不露机锋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堂堂一个文溪高小，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善馥谦逊敦厚的。

然而，自抑屈从于外力重压，期待得愈多，限制也愈多，自由禀性期以迸发的渴望也愈热烈，就像地表上的岩石一样，硬冷厚重的内在却是奔腾的溶浆。善馥这时的心灵正经受着两重世界的煎熬。白天，他恭敬处事，不为忤逆，仿佛匍匐在别人的世界里。夜里遐思无限，心志张扬，如同驰骋在自主的世界里，忽而高仰，忽而低俯，现实梦境，亦真亦幻，从中心理固然得到了调适，心机却变得超乎寻常的深邃与不可捉摸。当时，文溪高小曾发生过一桩震惊学堂内外的事，详述前因后果，倒很能解读毛善馥这个时期的性格。

当时，和毛善馥一起考进文溪高小的，还有姜春梅娘家的内亲王莆臣，他比善馥小5岁，称善馥为“五哥”。他的父亲是个中医郎中，在城关镇开诊所，相比其他的一些同学，王的手头要宽裕一些，为此就成了一些高年级学生时常勒索的对象，特别是那几个不成器的乡绅子弟，入学就是仗着老子走动县学教谕的门路成就的，平时不好好念书，常常溜出学堂，在外干一些吃喝嫖赌的肮脏勾当，钱不够花了，便敲同学的竹杠。王莆臣年幼